



除夕

■湘男（湖南）

幽谧庭院，朱红灯笼挑起幽微柔光
像熟透的柿子，点亮眼眸
爬上梯子，将希望高挂
风拂过，暖意在心头摇晃
映耀着门扉新贴的年红
福字倒垂，溢出吉祥满巷
祖先牌位前，烛火幽然
青烟缭绕，牵起往昔的脉络
祭品罗列，承载后辈的追思
磕头祈愿，寻根之魂悄然归乡

炊烟袅袅，唤醒沉睡许久的味蕾
案板之上，跳跃着母亲指尖的柔肠
锅碗瓢盆奏响团圆乐章
父亲的笑声，沉醉于醇厚酒香
夜色渐浓，电视欢闹声响起
窗外烟火绽放，嬉闹争逐新春曙光
家人围坐暖炕，嗑着瓜子漫话家常
嗑出尘世琐碎，嗑出生活绮美诗章
守岁的钟摆，嘀嗒中藏着憧憬
静候零点钟鸣，欣然相拥新岁初阳

冬夜

■周航（湖北）

夜晚沉重只能下坠
白天轻浮随风而来
欢乐已被压在冰山下
爱情已随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
岁月啊已把漆黑的夜晚刷白
醒来时已不知路在何方

冬夜，我心重回古典
已全然忘却解构和后现代
所有记忆稀释不了一杯浓茶
一张白纸会承载所有语言
低头，饮食日常和亲人田园
抬头，月亮银河宇宙的广阔无边

梨花如雪

■听松（云南）

春天不是到了吗
枝头的雪
为何还未融化

春风不是吹了吗
细碎雪花
为何还随风飘舞

不是去游春吗
怎误入一个白色的世界
不是去赏春吗
怎看到一片北国风光

梨花如雪
绘一幅白色山水
如雪梨花
饰一番别样风景
赏梨园春景
忆梦幻之冰雪世界

副刊责任编辑：

冯开俊 郭园 叶桂秀
王晓军 胡全旺 王建成

红泥火炉映冰雪

■岳子云（山西）

故乡在北方，在雁门关外的农村。我生于斯长于斯，抱朴守拙，故乡的冬天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眷恋。

故乡的冬天别有洞天。晨起，老宅子烟囱里的白烟，像极温泉里的雾气，散乱中向四下弥漫着。偶然听到几声烟呛得地深咳，这是母亲在为土炕烧的第一把火；红泥巴糊着的取暖炉膛里，哔哔往外蹿的火苗子，正旺着，这是父亲为早起上学的孩儿们烧出暖烘烘的“护犊子”的深爱。母亲一边忙碌着粗茶淡饭，一边拾掇着深夜放下的针线活。屋内的温暖衬托着窗外的幽寒，一家人在知足中不经意地迎接又一天的朝霞。

不久，太阳慢悠悠爬了上来，慵懒又不热情。出圈的牛铃声由近到远，只听到左邻右舍的大爷们“吆，吆，吆”，响在院外，通向山野的蜿蜒小路上。

泥炉旁，几大瓮深秋腌制的酸菜在发酵着自己蜗居的喜悦。她已不是迎风而立的白菜了，静等着和主人一块越冬的享受。

此时，初冬便有了感觉。与南方不同的是，故乡的冬天，并不是只有荒凉，气温一天一天地降低，等待着第一场大雪到来。盼着盼着，雪花便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

来，落地，越下越厚，越积越多。这时的山岭，田野，房前屋后便是银色世界了。山静得有些奇，从未有过的静，只有觅食的小麻雀在叽叽喳喳飞来飞去，让乡野的冬天响起动听和声。

儿时，似乎常常大雪，场场厚雪。兴奋裹挟着“淘玩”，我们迫不及待地冲向旷野，堆雪人、打雪仗，完全不顾天空中是否还飘着雪，完全不顾身后母亲的嘱咐和絮叨。在雪地里玩久了，脖子里、脚腕里满是雪花和冰渣子。疯疯癫癫回到家时，一边听着父母责骂的声音，一边围着炉火低垂着脑袋，窃窃偷笑着。

雪停了，大人们把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再扫出通往村里主街的一条小路来。道道相连，路路相通，弯弯曲曲，这大抵便是他们在深冬大雪里，寻求心灵相通，世俗相处的一种沟通方式。

这时，村子里的男人们便聚在一起，玩玩扑克之类的玩意，到饭点时，主人家准备些许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菜，炖些酸菜，凉拌个苦菜，粗犷的北方男人们在一起头顶着头深吸着旱烟锅子，闲扯着房后头史家姑娘的彩礼，羡慕着六爷今年大田里的收成……

深冬是农闲的日子，大

地被冰寒深锁着，像河东那家酒醉未醒的二懒汉，待到暖冬时，雪消融了，群山中袒露出凹凸的奇石，野草，门前五华里外的大山才从深睡中渐渐地醒过来。

村里的男人，虽闲却动弹着。拿把搂柴火的铁耙子，到深沟里，到避风处，不多时，搂把些树叶枯枝，准备一堆过冬的柴火。憨厚的全娃叔也是在牛群归圈时，挎上个柳筐子，用一个小铲子把土路上的牛粪拾进筐里，堆在自家院外，以便第二年打春耕地时开犁施肥用。但婆姨们便不闲了，她们数落着过年的添置之外，还会把过年的所用衣服整理清洗。家家如此，户户这样。最可怜的是母亲那双手，冻开的裂缝，口角很深很黑，用碎花布裹着，一直挨到春暖花开。这，也是我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对母亲永恒的心痛。

深冬最开心的是孩子们。村边的小河湾结冰了。我和儿们穿上厚重的棉衣，戴上漏着指头的大手套，兴奋地跑向冰面上，忘记了寒冷，不知道害怕，嬉戏打闹，摔倒了也不觉得疼，爬起来继续嬉闹着。戏耍累了，便各自用木头做成的小冰车，排成长队，叽叽嘎嘎中顺坡而下，滑着，笑着，戏骂着。稍微胆小的女孩，便坐在大

街湿滑的台墩上，用大小一致的石块玩着“抓石子”的游戏。午后，孩子们便在村子里空旷的碾谷场玩耍，有的滚铁环，有的弹“溜溜蛋”，有的张扬着黑黢黢的小手使劲地打“四角”。

到了人多的时候，孩子们便组织分成两伙，有两个“猴”头各带一群“小猴兵”，玩打“江山。”所谓的“江山”就是场里堆好的一大堆牛粪。一伙“猴儿兵”守江山，另一伙“猴儿兵”去攻陷，如果头人在粪堆顶上待够一定时间了，那“江山”就打赢了，有的时候是同时攻占。玩打“江山”时，村里那些凑热闹的大人们也在观战、呐喊助威。游戏结束后，小伙伴们浑身是扬起的粪沫子。不少孩子回家后，少不了会挨父母一顿打。如今回忆起来，确实是件快乐又甜蜜的童趣了。流年不再，总想回去，却再也走不进那帧帧帖帖的天真画面。

家乡冬天有些荒凉，四季更替，那是乡亲们必走的生活回廊。故乡的冬天不只是清冷寒岁，它正铆足了劲，低调里，孕育着对春的期待，凄美并蓬勃着。这种温度，就叫故乡的冬天。红泥火炉映冰雪，稚子童趣伴流年。

百舸争流

■邓德林（湖南）

时光的挂历
翻过了一页又一页
马王堆东方睡美人
千年容光焕发
铜官窑的炉火在湘江边
三千年以来从未间歇

千年学府的传承
是你的底蕴
橘子洲头指点江山
你把她来书写
今日马栏山的荧屏
是你妖娆的姿色

从湘江源到洞庭水
和上了“一带一路”的音韵
从北斗城到中车谷
一列列连通五大洲的快车
从计算湘军到全球研发中心
徜徉在中国速度的岁月

谁说不牛
千帆竞发从头越
谁说不富
一城一城楼比栉
谁说不美
山水洲城和悦

湘江是古老的
又是年轻的
火红是你的本色
激情是你的待客之道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都是南来北往的客



天高任鸟飞 摄影 | 官学明（广西）

父亲与牛

■魏立国（黑龙江）

一头骨瘦如柴的牛，父亲拉着它走。

它不情愿，很艰难地前行迈步。

父亲说，走吧，生产队黄啦，就分我这头牛，你愿意走得走，不愿意走得走，你归我家了。

牛被牵到我家，母亲在院里见了它对父亲说，瞅你这命，抓了阉弄回来的是条老年的牛，还瘦那样子。

父亲说，牛老牛瘦，也能干活。

牛到我家，父亲像获得宝贝似的对待它。采草、能

添点饲料就添点饲料喂它。

牛没有消瘦下去。它下田干活呢，很卖力气。后来，它老得不行了，还在继续拉犁。

忽然有一天，牛病倒了，病倒就再没站起来。它喘气不匀的时候，父亲盯着它落泪，它也望着父亲落泪。

这会二舅提议，姐夫，把它放血吧，放了血够全屯人吃了一顿了。

父亲没有理会二舅。

牛还是咽气了。
全屯人吃了牛的肉。唯有一口没吃的，就是父亲。

翌日，二舅偷偷叫上我，把父亲让埋起来的牛犄角和牛皮拿到集市上卖了。

回来时父亲见到我俩说，这辈子养了一头实诚诚帮人干活的牛，死了什么也没留下。

对父亲这话，我咋不能理解呢？牛，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过些年后，父亲病故了。我养了一头黄牛。谁知，我咋也和父亲一样，那样喜爱我家的牛呢？